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  
第四十六回 入破廟人鬼亂鬧 奔古寺差解同行

且說石仁一聽徐良是穿川鼠徐慶之子，可算都是將門之後，邀到家中談話。將一出牆，走不甚遠，忽見樹後「蹭」躡出四個人來，每人一口利刀，一字擺開，擋住去路。徐良眼快，一瞅嚇了一跳。有高有矮，有瘦有胖，有醜有俊，全都是絹帕罩住烏雲，貼身小襖，腰繫汗巾，原來是四個姑娘，三個俊的，一個醜的。這個醜的就是石榴花，胖大身軀，一臉麻子，蒜頭鼻子，厚嘴唇，粗眉大眼，元寶耳朵，撲叉撲叉一對鮎魚大腳，不夠一尺也夠九寸七八。那三位俊的是石玉花、尚玉蓮、尚玉蘭。皆因是四位的天倫上金毛猿家裏去，四位姑娘也都湊在一處，帶著都有高來高去之能，看看天氣不早，都怕天倫有險。一商量說：「咱們何不前去看看。如若咱們老人家寡不敵眾，咱們好幫助動手。」這四個姑娘，論本事強就數玉蓮，論聰明就數玉蘭，論忠厚就數榴花，論隨和就數玉花。四人剛走到樹後，就瞧見前邊來了兩個人，影影綽綽的往這邊奔，故此不知是誰。這四位姑娘一字排開，把刀全都亮將出來，身臨切近。石仁說：「原來是四位妹子，你們急速回家去罷。」四位姑娘一聞此言，就問道：「哥哥，那位是誰？」石仁說：「是我一位朋友，你們不用打聽，回家去罷。」四位姑娘答應一聲，回轉身軀，往家內去了。石仁同著徐良，到了自己門首，徐良一看是個廣亮大門。石仁讓著徐良進了大門，直奔廳房，啟簾進去落座，叫從人獻上茶來。徐良問道：「貴府還有什麼人？」石仁便把家內所有之人，當初石萬魁所作什麼官、因何辭職、娘親妹子、還有兩個師兄，都叫什麼名字，一一都告訴徐良一遍。又把尚家事情，也對他說了一回。又把自己姊姊、外甥不白之冤的事情，又說了一番，轉問徐良因為何故上馬家去？山西雁也把自己怎麼上京任差，遇白菊花的事，如今要投奔南陽，請萬歲的冠袍帶履，白晝遇見尹石氏，晚間奔馬家林的話，也就說了一回。石仁說：「徐兄長，你我一見如故，再說上輩提將起來，也都認得，如不嫌棄，小弟情願結義為友，不知兄台意下如何？」徐良說：「只要兄長不嫌棄，我是情心願意。」正說話間，從人把衣服拿將過來。石仁告便，到裡間屋中，把白晝服色換了，重新出來。忽見簾籠一啟，打外面進來四個畫著臉的，將一進門，石仁就要引見。大家說：「洗完臉再見罷。」徐良說：「哥哥，哪位是伯父？」石仁指著一長者告說：「這就是我的天倫。」又把山西雁的事情替他說了一遍。石萬魁哈哈大笑說：「我攀一個大話罷，你可是老賢姪呀！我問你一個人，鐵臂熊沙龍是你什麼人？」徐良說：「那是我的伯父，是我盟弟的岳父。」石萬魁說：「你盟弟就是韓天錦與艾虎哪？」徐良說：「正是。」石萬魁說：「新近你這二個盟弟特旨完姻，我們沙大哥遣人來請，我們未能前去，就是禮物到了。」說畢，又與徐良見尚均義，徐良也是過去行禮。尚均義說：「我也提一個朋友，雲中鶴是你什麼人？」山西雁說：「那是我師父。」尚均義說：「那還是我把弟呢！」然後徐良與鐵掌李成，神拳李旺，彼此對施一禮。石萬魁吩咐擺酒。石萬魁等四個人，上裡間屋中，打臉水洗去顏色，更換白晝的衣服，復又出來。酒已擺就，眾人把徐良讓在上面，讓至再三，徐良坐了二席，尚均義坐了首席，大家巡杯換盞。石仁就把要與徐良結義為友之事，對著天倫說了一遍。尚均義在旁說：「正當如此，都是將門之後。還有一件，老賢姪，你定下姻親沒有？」這一句話，把徐良問得滿面通紅，一搖頭說：「還未能定下姻親。」尚均義哈哈一笑，說：「好，既然未定下姻親，我有兩個女兒，我的長女與姪男年歲相仿，頗不粗陋，今許與賢姪為妻，不知賢姪意下如何？再說，懇煩石兄長，作一個媒山保人。」石萬魁說：「好，我方才一見徐賢姪就有此意，不料你倒先說出來了。」徐良趕緊站起身來，對著二位老者深深一躬到地，說：「非是姪男不願意此事，皆因是奉展護衛所差拿賊，二則沒有我父母之命，此時姪男不敢應允。」石萬魁說：「此事我們趕緊與你天倫寫信，候你的天倫回音就是了。」山西雁說：「這還可以，二位伯父千萬別怪小姪。」石萬魁說：「尚賢弟，咱們有句話放著就是了。」說畢，重新又飲。石仁問：「天倫，這風冠孩兒已經盜來。你老人家看怎麼辦方好？」石萬魁就在石仁耳旁，低言悄語說了一遍。石仁連連點頭。石萬魁立刻吩咐從人預備香案。石仁就與徐良衝北磕頭，結為生死弟兄。徐良大，石仁小，二人結拜之後，又重來與二位老者行禮，李成、李旺也過來道喜。直到天亮方撤去殘席。尚均義告辭回家，說少刻再來。石萬魁寫稟帖，拿著風冠見知府去了。石仁和徐良二人到了書房，傾談肺腑，講論些馬上步下、長拳短打、八卦兵刃帶暗器，談得是件件有味，說不盡交友投分的意思。這才叫人情若比初相見，到老終無怨恨心。

用完早飯，天交午初，門外一陣大亂。徐良與石仁出來瞧看，原來是許多官人，都拿著單刀鐵尺，押解馬武舉，威嚇著直奔衙署。原來光州知府，此人姓穆，叫錦文，有石萬魁在府中，遞了稟帖，獻了鳳冠，報了馬化龍的窩主。言說他家內養賊，現有真贓實據，鳳冠是由他家內得出。知府一聽，不覺大怒，看了稟帖，見了鳳冠，立刻派三班人等前去拿馬化龍，當堂立等。三班的頭兒到了馬家林，不敢辦案拿人，把他誣將出來，方才動手，鎖著他奔知府衙門面來。范天保與赫連齊、赫連方一聞此信，俱都逃竄去了。馬化龍正要給那官差的銀錢，官差也說得好：「這是我們老爺派的差使，誰敢自辦？你要親身見了我們大人倒好辦。」馬化龍無奈，只得跟著他們走就是了。這知府大人升堂，一作威，問這鳳冠的事情。到底是官法如爐，馬化龍把這事情推在范天保身上，當堂畫供，革去了武舉，定了個待質，幾時拿住了范天保時節，再定罪名，釘肘收監。發下海捕公文，捉拿范天保。拿住他時，二人質對。由監中把尹有成提出，仍然還是在衙門伺候老爺，這頂鳳冠再不上京收拾去了。石萬魁待回家之後，見了徐良，尚均義也到石家商量著，好與徐慶寫信。山西雁告辭，過來與石萬魁、尚均義行禮，石仁也過來與徐良磕頭，李成、李旺與徐良對施一禮。石萬魁拿出一百兩白金，作為路費。山西雁再三不受，無奈何拿了二兩銀子。大家送出門外，徐良投奔南陽去了。二位老者派人與徐慶送信，暫且不表。

單說徐良離了二友莊，一路曉行夜住，總怕誤了自己事情。這日正往前走，天氣透晚，前邊一看，並沒有村莊鎮店，盡是一片漫漶，忽見天上烏雲遮住，劈空冷風颼颼，光景是要落雨，緊走幾步，約有一里之遙，就見風中裹著雨點兒點點滴滴墜下來了。徐良心中急躁，這裡又沒有避雨所在，正在為難之際，見前面有一座破廟。徐良朝破廟奔去，見廟牆俱都倒塌，門可沒有了，奔到大殿，隔扇全無，裡面神像不整，原來是座龍王廟。供桌上只有泥香爐一個，後面房瓦透天，再看佛龕兩邊，放著兩口棺材，又看後面有一層殿，也是俱都坍塌，也並沒有和尚老道。他只就在前邊殿中，先與龍王爺磕了三個頭，站起身來，把香爐往裡一推，暗暗禱告，說：「神抵在上，千萬別見弟子之怪。」徐良祝告已完，把大環刀往旁邊一放，把小包袱從腰間解將下來，往頭顱下一枕，就在供桌上仰面朝天而睡。總是行路疲乏，就覺一陣迷迷糊糊，將一合眼，就聽見「咯嘣」的一聲響亮，徐良猛然驚醒。再看天色已晚，外邊的陰雲四散，透出朦朧的月色，自覺著那邊棺材蓋響了一聲相似，心中一驚，再看並沒什麼動靜，剛要合眼，這一回可聽真確了，是棺材蓋「叭噠」一聲響亮。山西雁可就睡不著了，一挺身斜坐在佛龕之上，目不轉睛，看著那口棺材。南邊那口棺材沒事，盡是北邊這口棺材咯嘣咯嘣連聲響起來了。徐良雖不甚害怕，也覺心中突突亂跳。徐良說：「活人見鬼，別是老西陽壽不遠了罷，待我看看這個鬼是什麼樣兒。」眼看那棺材蓋「叭噠」一聲，往上一起，咯嘣咯嘣就橫過來了，往下一滑，擔在棺材下半截上，就聽得裡邊吱的一聲鬼叫，從裡邊躡出一個吊死鬼來。那鬼戴著一個高白帽子，一尺長的舌頭，穿著孝衣，拖著麻鞋；拿著哭喪棒，吱吱的亂叫。徐良嚇得下了供桌就跑，那鬼隨後一跟，繞佛龕三遭，舉哭喪棒對著徐良就打，山西雁就「撲咚」摔倒在地。要問多臂人熊的生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